

历史时期晋西北地区人类活动与农牧变迁研究

赵淑贞¹, 任世芳², 苏志珠²

(1 太原师范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12; 2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 要: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 and 考证, 探讨了从西晋至北魏时期晋西北地区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认为: (1) 西晋初年到北魏初年(AD 266 ~ 398) 的 132 年间, 本区是纯游牧区, 土地载畜量严重超载。尤其是三国至西晋初以及十六国时期, 本区载畜量严重超载, 分别超载为 3~4 倍和 5 倍。(2) 晋西北以至整个黄河中游生态环境的恶化, 应始于历史时期之初, 而不能完全归咎于明、清两朝的开垦。

关键词: 晋西北地区; 西晋至北魏; 人类活动; 农牧变迁

中图分类号: F301. 24, S157. 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09(2002) 03-0030-04

Study on Human Activities and Changes of Agro-pastoral From Western Jin Dynasty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Northwest Shanxi

ZHAO Shu-zhen¹, REN Shi-fang², SU Zhi-zhu²

(1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 Taiyuan 030012, Shanxi Province, China;

2 Institute of the Loess Plateau,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discussed human activities and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northwest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Western Jin Dynasty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Som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Western Jin Dynasty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266 AD- 398) about 132 years, this area belongs to nomadization region, its livestock amount beyond the supportativity of land, especially in The Three Kingdoms to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the situation was more serious. (2) Nor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even the whol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ts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 period, and the farm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hould not account for it.

Key words: Northwest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Western Jin Dynasty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human activities; changes of agro-pastoral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成为对全球变化响应的一级敏感带, 历来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晋西北地区也是农牧交错带的一部分, 20 世纪 80 年代初钮钟勋^[1]、田世英^[2] 等学者在讨论山西西部农牧业开发和耕牧业更替时曾提到晋西北地区的农牧变迁问题。但从目前来看, 该区历史时期农牧变迁的研究相对于交错带的其它地区而言, 仍处于薄弱状态。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 通过对史籍记载的考证, 分析了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沿革、人口变化情况以及游牧牲畜数量结构比例, 探讨了西晋至北魏晋西北地区人类活动与农牧变迁的历史。考虑到历史朝代的连续性和北魏以后东魏、北齐、北周时期历史短暂, 也将这三个时期归入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所称晋西北地区,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山西省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左云、右玉、平鲁、朔城 9 县(区) 的全部, 和山阴、岢岚、兴县 3 县的一部分。为了研究的方便,

以内长城为界将本区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包括左云、右玉、平鲁、朔城、山阴 5 县(区) ; 南区包括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兴县 7 县。土地面积分别是: 北区 7 780 km², 南区 7 720 km², 即各占一半左右。按流域水系划分, 北区包括黄河、桑干河上游的一小部分; 南区包括黄河大北干流即晋陕峡谷左岸的北部。全区土地总面积为 15 500 km², 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一部分。

1 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沿革及人口变化情况

据史籍记载西晋时期(AD266 ~ 317), 属于今晋西北的仅有雁门郡马邑、平城 2 县的一部分和西河国的离石县北部, 人口少于 1. 6 万人, 人口密度仅 1 人/ km²。其中: 北区 1. 41 人/ km², 南区 0. 65 人/ km²(AD282 统计数)。

北魏时期(AD386 ~ 534), 人口已无资料可循, 魏书·地形志》云: “孝昌之际, 乱离尤甚。恒代而北, 尽为丘

¹ 收稿日期: 2002-04-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49701001) 和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20001023) 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赵淑贞, 女, (1939-), 教授, 主要从事黄河水利史和水资源持续开发研究。

墟。——永安末年(AD529年前后),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但北魏建都平城近百年,本区乃至“畿内”农耕人口仍稀少,证据有以下6点。

(1) 赵淑贞^[3]在“北魏平城考”中估计,平城人口超过百万。但AD493迁洛阳时,一次带走步骑兵百万余人,接着京官及其家属奴仆迁走约10~20万人。迁入、迁出人数大致相抵,足见农耕人口不多。AD487韩麒麟上表说:“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麒麟传》)。

(2) 第一次移民高潮后15年,AD413秋7月,明元帝:“田于善无川(今右玉)”(《魏书·太宗纪》)。可见今右玉主要农业区在当时是荒野。

(3) 《经注》中的《湿水》和《河水》称本区的武周、中陵、善无3县为故城。据《魏书·太祖纪》:“AD404,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可能3县皆因户少而被撤消。晋西北的南区在《魏书·地形志》中并无县治的记载,《经注·河水》也没有太罗水(今浑河)河口到陵水(今湫水河)河口之间北干流左岸的任何记载,即缺少偏关河、县川河、朱家川河、岚漪河、蔚汾河等5条较大支流及其支沟的叙述。两书缺少同一地区,不能解释为编写遗漏,可能为当时人烟稀少,无可记述。

(4) 除平城外畿内其余郡县人口并不多,如AD468~469移青州数百家,在今朔城区、代县之间黄水河南设平齐郡。以一郡之大只有几百户,善无人口也不会太多。

(5) 善无郡的兴废反映了农耕人口的增减。西晋无善无设郡的记载。善无、中陵2县在西汉属雁门郡,东汉属定襄郡。西晋时边界南移,2县范围为游牧民族区,县的建制不复存在。北魏时郦道元在AD494曾随孝文帝北巡,考察过凉城、善无等地,AD524《经注》成书,但书中只字未提善无郡。上溯至AD484,制定天下户租调,“所谓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邱、广宁、平凉郡,——皆以麻布充税”(《魏书·食货志》)。当时如有善无郡,当属以麻布充税之列,不会令其贡绵绢及丝,可见,AD484时亦无善无郡。善无设郡是分裂为东、西魏以后的事。

(6) 据《魏书·食货志》,北魏皇朝在AD466~470间定“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入京师”,到AD484又定在原来户纳20石的基础上增加到22石9斗。据文献^[4]推算:北魏鼎盛时有户492万,每年交往平城的“纳粟”即达3756万石。平城人口以150万计,每年消耗不过540万石。因此,北魏皇朝并不一定要在干冷的畿内之区大力发展农耕。

从以上6点分析,可认为当时本区不是农业区,农耕人口估计在1万左右(详细估算过程从略)。

到东魏、北齐时期(AD534~577),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分析,该时期北区属肆州雁门郡,估计在AD543~555间有7600人口。南区无所记载。又,恒州代郡武周县及善无郡亦在北区,但无户口数。该志的结尾语云:“前自恒州以下十州,永安已后(即AD528~529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东魏、北齐皆为高氏掌权,高洋篡魏建齐为禅位,恒州并未陷入他人之手。故估计当时恒州及南区均属边防禁

区,没有多少农耕者,可不计。根据文献^[4]估算:AD577~609全国人口年递增9‰,北齐末本区人口约1万人(AD577估计数)。北周时期(AD577~581),因北周灭北齐后统治本区仅4年多,认为人口数无多大变化。现据史籍中人口的记载,将本区西晋至北周历代人口情况综合为表1。

表1 西晋至北周(AD266~AD581)晋西北地区人口变化情况

朝代	起讫年代	当时行政区划	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人·km ⁻²)
西晋	AD266~AD317	雁门郡、西河国	1.60	1.07
北魏	AD386~AD534	司州(恒州)	少于1.0	0.65
东魏北齐	AD534~AD577	雁门郡、代郡、善无郡	1.0	0.65
北周	AD577~AD581	——	——	——

2 游牧民族的南迁

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主要在黄土高原北部和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加之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大和没有户籍统计等特点,很难准确得出某一特定地区在研究时段内的人口数字。因此,下面的讨论往往不限于晋西北地区,而可能扩大到其周边地区,即河套、鄂尔多斯、陕北和整个晋西北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人口、牧畜数量只是一个大约的估计值。

2.1 西晋时期(AD266~317)

在三国时期(AD220~280)的东汉末年,曹操“分其众(即南匈奴)为五部”,分居汾河中游、吕梁山中段及忻州一带,人口约21万人。西晋时期(AD280~317)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有匈奴2万余落约14万人归附,后又有匈奴各部约14~15万人来归,合计约28~29万人(《晋书·四夷传》)。连已有的匈奴族,总数达到近50万人。AD304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各族野心家纷纷乘机起事。首先发难者为匈奴族刘渊,由原来居住的左国城(应为左部城)返回离石,在20d内就召集了军队5万人。但在由左国城迁都前已发展到10余万人,在与部下商讨军事方略时,刘渊说“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晋书·载记·刘元海》)。按此推算,南匈奴人口已接近50万人。

2.2 代国时期(AD310~376)

AD310~376本区属代国。汉化很深的拓跋鲜卑族一直与西晋友好,AD306与西晋结盟,击败匈奴族的赫连氏,西晋于AD310封拓跋猗庐为代公,并将今宁武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5县汉民迁移到宁武以南,把地方让给代国,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猗庐)乃徙十万家以充之”(《魏书·序纪》)。十万家约70万人。AD308猗庐亲率大众20万救晋并州刺史刘琨,晋代联军击败匈奴族刘粲,收复并州晋阳。按平均4.75人出一兵,代国应有95万(《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而按文献^[4]的意见,每3.6人出一兵,应有72万人(即平均每户7.2人)。故依两种结果估计,鲜卑族至少有70万人。这一时期,也并无鲜卑族改牧归农的记载,在本区仍从事游牧生产。

AD310西晋进封猗庐为代王。AD338什翼犍正式成立代国,定都盛乐(即今和林格尔)。AD366及AD373两次派燕凤出使前秦,燕凤曾向苻坚夸耀过云中川,说代王有“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并说“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又说

“马匹数还不止百万”（《魏书·列传·燕凤》）。据牛俊杰等^[5]考证,赫连勃勃北游契吴时登东山所见就是云中川,即今前套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一带。夏历孟秋即公历的8月,故是一处优良的夏季牧场。既然云中川是牧马集中地,显然其他季节牲畜分散于周边地区,主要是阴山南北,也可能包括善无川。

AD376 前秦灭代,以黄河为界,以东归刘库仁,以西归赫连勃勃之父卫辰统辖。“库仁西征库狄部,大获畜产,其徙部落,置之桑干川。”其后库仁之弟刘眷破贺兰部于善无(今右玉),破柔然别帅肺渥于意桑山,获牛羊数十万头。刘眷后“徙牧于牛川(今内蒙古兴和西北)”,为刘侄显所杀。拓跋圭即位后,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今朔州市朔城区)”,“后太祖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魏书·列传·刘库仁》）。可见,代国存在的67年和代亡后的10年,本区始终为游牧民族所占领。至于代国的人口,燕凤对苻坚说的数字前后不一致,先说“控弦百万”,又说“控弦之士数十万”。看来“数十万”有之,大约20余万,故估计代国人口在70~95万之间。

2.3 北魏时期(AD 386~534)

鲜卑族原是游牧民族,但自建立北魏政权后已成为统治民族,居住在平城地区的鲜卑族上层多系皇室、贵族和官吏,下层则为军队官兵,无须再从事游牧。从《魏书》、《水经注》等史籍看,也没有鲜卑族在本区从事游牧的任何记载。而晋陕峡谷山西一侧的匈奴族,即《魏书》所称的“胡”,居住在本区以南。如,AD398离石(今山西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今山西汾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但《魏书》中无本区存在山胡或山胡反叛的记载,原因可能是北魏王朝不希望有一支剽悍的匈奴族居住在京都附近。因此,推断本区以南仍似处于荒野状态。东魏、北齐和北周时期(AD534~577~581),今山西全境为鲜卑化汉人高氏家族所统治,并为其控制全国的基地,军力较强,史书中也无游牧民族入侵并盘踞本区的记载。期末并入北周统治区,情况没有多大变化。

3 关于游牧牲畜数量的结构比例的估计

3.1 马匹数字和牛羊比例的估算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称为“行国”,行国往往以相互间的战争掠夺及南下袭扰汉族居住区为主要职业之一^[9],所以战马是必不可少的大牲畜。按需要来看,人均应有马2~3匹以上。北魏初年击破高车,两路共俘掳9余万人,马35万余匹,人均3.9匹(《魏书·太祖纪》)。对俘获或降附的部落牲畜数字,牛羊大多是合计,只有西晋太康8年(AD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率本族1.15万人,牛2.2万头,羊10.5万只降附,这一数确切而完整,因为是和平来归,没有战死或逃走的,故而可供估算之用。按此比例,在牛羊总数中,牛占17.3%,羊占82.7%(《晋书·北狄·匈奴传》)。又,该族人均牛1.91头、羊9.13只,但缺马匹数,是一个实力相当薄弱的部落,可能这正是其归附的原因。

3.2 人均牲畜拥有量的估算

据赵淑贞等^[7~8]考证,AD427年北魏攻克统万城后,俘获牛马羊数千万头(《魏书·世祖纪》),则至少有2千万头(只)(见表2)。匈奴在漠北时,人均马牛羊仅11头,入居鄂

尔多斯、陕北后,人均竟高达170头,为原来的15倍多。原因可能是漠南气候更适宜于牧业的发展。

表 2 西晋至北魏时期人均牲畜拥有量

王朝年号	公元 (AD)	民族	人数 /万人(万头·只 ⁻¹)	马牛羊数	人均	备注
西晋太康 8	287	匈奴	1.15	12.7	11	降附,缺马匹
北魏天兴 2	399	高车	7	170	24.3	俘获
北魏天兴 2	399	高车	2	25	12.5	俘获
北魏登国 6	391	匈奴	—	450	—	俘获
北魏始光 4	427	匈奴	(12)	(2030)	169.17	俘获

3.3 牲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据《魏书·世祖纪》:AD426伐夏,俘万余家,即7万人;AD427在统万城下杀夏军万余人,俘一万数千人;事先有夏军二万人驰援长安;故统万城共有近12万人(见表2)。据《晋书·载记·刘曜》:“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刘曜)安国将军,北羌王益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按三千余落约2.1万人计,人均马3.9匹,折算为羊单位(马折合羊单位为6只,牛折合羊单位为4只)约50万羊单位,加上牛羊头数超过百万羊单位是完全可能的。

高车当时约9万人,有牛马羊195万头(匹、只)。按牛羊总数中,牛占17.3%和羊占82.7%比例折算为羊单位。其中:马为35.1万匹(9万人×3.9匹/人)折合羊单位为210.6万羊单位(35.1万匹×6),牛为160万头(是195万头减去35.1万头所的)折合为羊单位是110.72万羊单位(算法是160头×0.173×4),羊160万只折合羊单位为132.32万羊单位(算法是160万只×0.827×1),合计共453.64万羊单位,人均50.4羊单位。

石勒袭击刘所部益句除,只是打败了前赵北方的一小部分,而且也未必全歼,可能有逃回前赵以及战死的,因此人均牲畜数也可能偏大。但北魏破高车两次战役,看来是基本全歼,因有“破其遗进七部”的记载,即败逃走散的7个部落也被俘获,人数及牲畜数均较可靠。故我们采用人均50羊单位,计算各个时期的牲畜数(见表3)。

表 3 西晋至北周(AD 266~AD581)晋西北及周边地区游牧人口、牲畜变化情况

朝代	年代	人口 /万人	分布中心	牲畜(万 羊单位)
三国	AD220~AD280	21	今山西吕梁地区及忻州	1050
西晋	AD280~AD304	45	同上及阳泉、长治、河南北部	2250
代国	AD310~AD376	70~95	今山西大同市全部,内蒙古凉城、丰镇、兴和、察右旗等	3500~4750
北魏至北周	AD386~AD581	不详	不详	不详

值得指出的是,史籍中记载北魏在统万之役俘虏的牲畜和人口数都是大略估计,很不准确。因牛羊数目高达数千万,不仅统万就是整个鄂尔多斯高原也不可能长期养活这么多牲畜。

4 各时期草地载畜量的估算

我们选择两个时期进行估算。三国至西晋初年,当时匈

匈奴拥有牲畜约 2 250 万羊单位, 西晋初年分布在太原、西河、乐平、新兴 4 郡, 相当于今山西省忻州、吕梁、晋中、太原 4 个地、市。其总面积约 7 万 km², 其中天然牧坡草地约 191. 5 万 hm²^[9], 平均载畜量为 0. 085 hm²/(a · 只), 如按全部土地计算, 则载畜量为 0. 310 hm²/(a · 只)。据文献^[10]分析, 现在山西省草地的载畜量能力, 在科学利用前提下仅为 0. 41 hm²/(a · 只), 那么西晋时期超载 4. 8 倍以上。据 1984 年山西省草地资源普查结果^[11], 中阳县有天然草地 4. 21 万 hm², 年产鲜草 1. 8 亿 kg, 载畜能力为 98578 羊单位, 即 0. 427 hm²/(a · 只)。中阳县即西晋西河郡中阳县, 位于离石以南、左部城西北, 正是匈奴游牧区, 超载 5. 02 倍。显然, 在原始放牧状态下, 超载远不止 5 倍多。

十六国(代国)时期, 代国疆域包括西晋刘琨让予的阴馆等 5 县和云中川为中心的前套地区, 大致包括后来北魏时的恒、朔二州, 从文献^[12]上的行政区划估计土地总面积约 6. 25

万 km², 有牲畜 3 500 ~ 4 750 万羊单位, 实际载畜量为 0. 132 ~ 0. 179 hm²/(a · 只)。按今大同市牧坡草地面积^[10]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12. 6%, 载畜量为 74. 77 万羊单位, 平均载畜能力 0. 625 hm²/(a · 只) 计算(理论载畜能力), 显然代国的实际载畜量已超载 3. 5 ~ 4. 7 倍。

5 结 论

(1) 自西晋初年起到北魏初年(AD 266 ~ 398) 的 132 年间, 本区是纯游牧区, 土地载畜量严重超载。尤其是三国至西晋初以及十六国时期, 本区载畜量严重超载, 分别超载为 3 ~ 4 倍和 5 倍。正如作者之一曾指出: 十六国时期游牧民族南下, 过度放牧曾对黄河中游土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7~8]。因此, 我们认为晋西北以至整个黄河中游生态环境的恶化, 应始于历史时期之初, 而不能完全归咎于明、清两朝的开垦。

(2) 北魏建都平城后, 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农耕人口为 1 万左右, 该区基本上不是农业区。

参考文献:

[1] 钮钟勋. 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业开发[J]. 地理集刊, 1979, (第七号): 37– 43.
[2] 田世英. 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J].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1, (1): 29– 37.
[3] 赵淑贞. 北魏平城考[J].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 1999, 11(2): 68– 70.
[4] 赵文林, 谢淑君. 中国人口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97, 126.
[5] 牛俊杰, 赵淑贞. 关于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问题[J]. 中国沙漠, 2000, 20(1): 67– 70.
[6] 尚钺. 中国历史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2, 53– 55.
[7] 赵淑贞, 任伯平. 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J]. 地理学报, 1998, 53(5): 463– 469.
[8] 赵淑贞, 任世芳. 秦至北魏黄河中游环境变迁与下游水患关系[J].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报, 1998, 4(6): 100– 105.
[9] 张维邦. 山西省经济地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7. 362.
[10]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 草地卷[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11] 李凯明. 山西中阳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1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M], 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代.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82. 52.

(上接第 29 页)

(3) 本工程为采日历天计算工期, 而施工期间受天候之影响甚巨, 工期颇不易掌控, 故边坡永保工程之工期若无法采工作天计算, 则决定工期时需较保守地考量天候之影响。

(4) 专业砌石工及卵石料短缺, 易影响工进及品质较不易掌握, 尔后是否以设计 RC 沟为优先考量, 值得进一步检讨。

(5) 本工程沟侧皆未设计排水管, 致部分沟侧有积水现象, 经与包商协调增设排水管后已改善, 故尔后个案应考量设计排水管之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黎明水利技师事务所. 台中市第十期军功、水景市地重划工程第四工区 No. 3、No. 4 路区外边坡及外围坡水土保持工程水土保持计划[R]. 1999.
[2] “内政部土地重划工程局”. 台中市第十期军功、水景市地重划工程第四工区 No. 3、No. 4 路区外边坡及外围坡水土保持工程预算书[R]. 1999.
[3] 台湾地区市地重划成果分析[EB]. “内政部统计处”网页资料. 2000.
[4]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2000.
[5] 林信辉. 水土保持草类对土壤含水量、光度及温度之反应[J]. “中华水土保持学报”, 1988, 19(2): 1– 13.

6 结 语

市地重划大部分于平地及人口密集附近办理, 惟人口急剧成长, 致渐往坡地或邻近坡地发展趋势, 水土保持之相关措施即为重视之课题, 如何在居住安全及景观上取得平衡, 植生工法之灵活运用与创新亦为今后研究之重点。本工区利用喷植草种及混凝土植草框等植生工法, 于 2000 年 10 月完工, 2001 年 7 月全台遭遇桃芝台风强风暴雨, 台中地区亦于二天内降下 400 mm 雨量, 该区水土保持措施历经之而未有灾害发生, 显示其已发挥坡面稳定之效果。植生工法配合其它边坡稳定工程对于坡面整治应为一良好治理模式。